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好逑传 定情人

「清」名教中人 不著撰人 编次

「願公子整先入墓內講說甚有文」
首同候其父少頃童子報曰翁歸葬

忘機與鹿可同遊 約處一任還
外使從書叩其紫屏有一小童子啟門
與鄰叟觀泉於石臺少頃便回墓不
環顧方面長身背負旋蹄二隻從口
姓名大漢答曰某寇氏丙名字白
何人到此貴葬曰有故人百里家

注音釋義綉像人物表

山野農夫從未見此威儀
望雨煩二位老叟相
敗亡若秦君肯虛心任
方罷瑟丙使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好逑传 定情人

「清」名教中人 不著撰人 编次



华夏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逑传/(清)名教中人编次 定情人/(清)不著撰人编次.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9

ISBN7-5080-0805-7

I. 好… II. ①名… ②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清代②才子佳人小说—中国—清代③古典小说—中国—清代

IV. I 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78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42千字

1995年9月北京第1版 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ISBN7-5080-0805-7/I·479

定价:14.00元

内容提要

7826/05

本书是清代两部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定情人》的合集。

《好逑传》叙述明朝铁中玉和水冰心两人屡经曲折，终成眷属的故事，是一部优美动人、带有喜剧色彩的小说，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比较突出的作品。

作者写铁中玉丰姿俊秀，性格却似生铁一般，他急公好勇、行侠仗义，与那些诗书满腹，却软弱无能的才子形象迥异；叙水冰心则貌美心灵，泼辣练达，与那些莺声燕语、任人摆布的闺阁佳人形象也绝不相同。

《好逑传》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情节构思为有些小说借用，甚至抄袭，并被搬上戏曲舞台。此书在18世纪传入欧洲，德国文学家歌德阅后大加赞赏。目前，此书的英、法、荷、德、日等文的译本已达三十余种。鲁迅说，此书“在外国特有名，远胜于其在中国”。

《定情人》叙四川双流县宦家子弟双星与浙江绍兴府江蕊珠的婚姻事。双星早年丧父，老母央人作媒，希望他早日娶妻生子。但双星发誓，“若不遇定情之人，情愿一世孤单。”游学至绍兴府，与江蕊珠小姐相识，两人情投意合，私订婚约，邻县赫公子曾向蕊珠求婚，因江家拒婚，遂买通姚太监，选江蕊珠入宫，江蕊珠投水守身殉情。双星考中状元，屠附马欲招为婿，双星拒绝，屠附马遂派他出国履险。双星不辱使命，因功受封，知蕊珠未死，有情人终成眷属。作品描写了一对忠于爱情的典型，集中表现了当时的进步婚姻观念。

小说描写细致生动，在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是较好的一部。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100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清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取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年9月

主要人物表

铁 英	进士，官居御史。
石 氏	铁英之妻。
铁中玉	字挺生，秀才，浑名“铁美人”，铁英，石氏之子。
小 丹	铁中玉随从。
韦 佩	字柔敷，历城县县尊，尚书之子。
韩 愿	韦佩岳父，秀才。
韩湘弦	韦佩之妻、韩愿之女。
水居一	字天生，乡宦，历任官兵部侍郎，后升任尚书。
水冰心	水居一之女，后为铁中玉之妻。
水 运	别号浸之，水居一胞弟。
水香姑	水运之女。
过其祖	学士之子。
成 奇	过其祖好友。

叙

自生人以来，凡偕伉俪，莫非匹偶。乃《诗》独于寤寐^①之君子，窈窕之淑女，称艳之曰“好逑”。斯何谓哉？谓以富贵誉之耶？武牝画天子之蛾眉，绿珠耀金谷之螭首^②，非不富贵也，未闻有此称也。谓以佳丽美之耶？西子倚白玉之床，阿娇贮黄金之屋，非不佳丽也，未闻有此称也。谓以贤才尊之耶？姜后脱簪^③，闻其贤矣；无盐^④ 隐语，闻其才矣；谓君王之好逑，则未闻也。

他如明妃^⑤ 远嫁，悲马上之琵琶；班女^⑥ 自修，赋秋风纨扇；时耶命也，且非婚姻^⑦，何况好逑？至于识英雄之红拂女，感琴心之卓文君，侠肠明眼，亦自过人；然律以好逑，则又不足数也。若夫张郎画眉，止可眠闺闼^⑧ 之私情；荀倩中庭，不过笃夫妻之溺爱；其去好逑愈远。唯举案之梁孟，其庶几乎？然钟鼓琴瑟，未免稍逊一筹。因知此好逑者，其必和谐有道，备极夫妇之欢，于足法随，唱非淫曲，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

每仪图之，何妨富贵也，但不可以富贵强非礼之欢，自安佳丽也，尤不可以

-
- ① 寤寐(wù mèi，音误妹)——犹言日夜。《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 ② 螭(qín，音秦)首——形容女子面容之美。
- ③ 姜后脱簪——汉刘向《烈女传·周宣姜后》：“周宣姜后者，齐侯之女也。贤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敢请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意自有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后用作为妃辅主以礼的典故。
- ④ 无盐——人名。姓钟离，名春。因系齐国无盐邑人而得名。相貌丑陋，但关心政事。曾自谒齐宣王，面责其奢侈腐败，宣王感动，立为王后。后世用以称颂和比拟貌丑而有德行的妇女。
- ⑤ 明妃——即西汉王昭君，晋避司马昭讳，改称为明君或明妃。
- ⑥ 班女——即班昭，东汉史学家。班固之妹。曾续撰《汉书》，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著有《东征赋》、《女诫》等。
- ⑦ 姁(gòu，音够)——姁，偶也。
- ⑧ 闺闼(kūn，音捆)——特指妇女居住的地方。

佳丽贾若淫之罪。不德何贤，不才何淑？然才德反好逑之一班，而恩情之美满，爱敬之绸缪，更似有进焉者。必也花香洌洌^①，播衿衣鼓琴之美；春满河洲，扬端庄正静之风。再不然而星户照偕老之天，再不然而凫雁快同心之弋。始觉人伦不苟，玉性无他，而名教中自有乐地。奈何人不及知，知不能恃，而慕非所慕，悦非所悦。是以楚梦妖云，唐流祸水，犯名于义，逐逐如逝波。遂令色荒有戒，为视明眸皓齿，为蛊为灾，而好逑一脉，几乎斩矣，不亦矫枉之过哉？

因思二《南》仍在人间，《桃夭》未尝乏种。第未竖懿形，无从求淑影，因谱兹《好逑》一案，使世知天才佳丽，原有安排，人每自轻，不知消受。惟德流荇菜，方享人生之福；礼正斧柯^②，始成名教之荣。舍此而登徒^③窥共柏之情墙，非然而嫫姆^④掷潘安之果，吾见其不知量，而只自取辱耳。故于归之径，周行是正，直御为安。稍涉逶迤，而侠者则避之，义者则辞之，非以之子为不美而不动心，非以家室为不愿而不属意。所以然者，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而辱体；情有为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至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甚至恭勤饮食如大宾，告诫衾裯^⑤为良友，伉俪至此，风斯美矣。此其所以为“好逑”而《诗》独咏之哉。

嗟嗟！人心本自天心，既知好色，夫岂不好名义？特汨没深而无由醒悟，沉沦久而不知兴起，诚于此而寓目焉，必骇然惊喜曰：名义之乐乃尔，何禽兽为？则兹一编当与《关雎》同读已。

宣化里维风老人敬题于好德堂。

① 妨洌(guiruì, 音归瑞)——借指舜的配偶娥皇与女英。

② 斧柯——比喻作媒之事。

③ 登徒——即登徒子，登徒是姓，子是男子的通称。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后用来称好色之人。

④ 嫫姆——传说为黄帝第四妃，貌甚丑。

⑤ 衾(qīn, 音侵)裯——泛指被褥等卧具。

篇目目录

好逑传 (1)

定情人 (151)

目 录

第 一 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	(1)
第 二 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	(10)
第 三 回	水小姐俏胆移花	(17)
第 四 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	(26)
第 五 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	(33)
第 六 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41)
第 七 回	五夜无欺敢留髭以饮	(49)
第 八 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	(57)
第 九 回	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	(65)
第 十 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	(73)
第十一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	(81)
第十二回	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	(88)
第十三回	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	(97)
第十四回	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	(105)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	(113)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	(121)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	(130)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述	(138)

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

诗曰：

偌大河山偌大天，万千年又万千年。

前人过去后人续，几个男儿是圣贤？

又曰：

寤寐相求反侧思，有情谁不爱蛾眉？

但须不作钻窬想，便是人间好唱随。

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有一个秀才，姓铁，双名中玉，表字挺生。甚生得丰姿俊秀，就象一个美人，因此里中起个诨名，叫做“铁美人”。若论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该温存；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一个性子就似生铁一般，十分执拗。又有几分膂力，有不如意，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贫交知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若是谰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

父亲叫做铁英，是个进士出身，为人忠直，官居御史，赫赫有敢谏之名。母亲石氏，随父在任。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见事又敢作敢为，恐怕招愆，所以留在家下。他天资既高，学问又出人头地，因此看人不在眼上。每日只闭户读书；至读书有兴，便独酌陶情。虽不叫做沉酣曲蘖^①，却也朝夕少它不得。再有兴时，便是寻花问柳，看山玩水而已。十五六岁时，父母便要与他结亲，他因而说道：“孩儿素性不喜偶俗，若是朋友，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也。夫妇乃五伦之一，一谐伉俪，便是白头相守；倘造次成婚，苟非淑女，勉强周旋则伤性，去之抑之又伤伦，安可轻议？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以图选择。”父母见他说得有理，便因循下来，故至今年将二十，尚未有配，他也不放在心上。

一日，在家饮酒读书，忽读到比干谏而死，因想道：“为臣尽忠，虽是正道，然也须有些权术，上可以悟主，下可以全身，方见才干。若一味耿直，不知忌讳，

^① 曲蘖(niè, 音聂)——酒母，这里指酒。

不但事不能济，每每触主之怒，成君之过，至于杀身，虽忠何益？”又饮了数杯，因又想道：“我父亲官居言路，赋性骨鲠，不知机变，多分要受此累。”一时忧上心来，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苦劝一番，遂无情无绪，彷徨了一夜。

到次日，天才微明，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管了家事。又叫人收拾了行李，备了马匹。只叫一个贴身伏侍的童子，叫做小丹的跟随，毕竟自进京去定省父母。正是：

死君自是忠臣志，忧父方成孝子心。

任是人情百般厚，算来还是五伦深。

铁公子忙步进京，走了两日，心焦起来，贪着行路，不觉错过宿头。天色渐昏，没个歇店，只得沿着一带土路，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到了村中来看，只见村中虽有许多人家，却东一家，西一家，散散住开，不甚相连。此时铁公子心慌，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只就近便在村口一家门前下了马，叫小丹牵着；自走进去，叫一声：“有人么？”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看见铁公子秀才打扮，忙问道：“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去看韦相公，不认得他家，要问我么？”铁公子道：“我不是看甚么韦相公；我是要进京，贪走路，错过了宿头，要借住的。”老婆子道：“若要借住，不打紧；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供给，莫要见怪。”铁公子道：“这都不消，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我自重谢。”遂叫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那老婆子叫他牵马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又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请铁公子吃。

铁公子吃着茶，因问道：“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这韦相公却是何人？又有何事，人来看他？”老婆子道：“相公，你不知道，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他家人丁最盛，村中十停人家，倒有六七停姓韦，故此才叫做韦村。不期兴衰不一，过了数十年，这韦姓一旦败落，不但人家穷了，连人丁也少了。就有几家，不是种田，就是挑粪，从没个读书之子。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才十六七岁，就考中了一个秀才。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的人家，爱他年纪小，有才学，又许了一头亲事；只因他家一贫彻骨，到今三四年，尚不曾娶得。数日前，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定要娶他。他父母不肯，那官府恼了，因倚着官势，用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韦相公慌了，急急进京去访问。不期访了一日，不但他妻子没有踪影，连他丈父、丈母也没个影儿。欲要告状，又没个指实见证；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如何理论得他过？今日气苦不过，走回来对

他母亲大哭了一场，竟去长溪里投水。他母亲急了，四下央邻人去赶，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不知可赶得着否，故此相公方才来，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知他着恼，来看他的。”

正说不了，只听得门外嚷嚷人声。二人忙走出来看，只见许多乡人，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掩着面哭了过去。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因叫说道：“家里有客人，你回来吧，不要去了。”内中一个老儿听见叫，忙走了回来道：“我家有甚客人？”忽抬头看见铁公子，因问道：“莫非就是这位相公？”老婆子道：“正是这位相公，错了路，要借宿。”老官儿道：“既是相公要借宿，怎不快去收拾夜饭，还站在这里看些甚么？”老婆子道：“不是我要看，也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故此同看看。我且问你，韦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白日许多人抢了去，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竟不见一些影响？”老官儿道：“怎的没影响，怎的没人看见？只是他的对头厉害，谁敢多嘴，管这闲事，去招灾揽祸？”老婆子道：“果是不敢说？”老儿道：“莫道不敢说，就是说明了，这样所在，也救不出来。”婆子道：“若是这等说，韦相公这条性命，活不成了？可怜，可怜！”说着，就进去收拾夜饭。

铁公子听了，在旁冷笑道：“你们乡下人，怎这样胆小没义气？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说这宽皮话儿。”老儿道：“怎的没人知道消息？莫说别人，就是我也知道。”铁公子道：“你知道在哪里？”老儿道：“相公是远方过路人，料不管这闲事，就在面前说不妨。相公，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儿？”铁公子道：“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老儿道：“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有人出入，也还容易缉访。说起来这个对头，是世代公侯，祖上曾有汗马功劳，朝廷特赐他一所“养闲堂”，叫他安享，闲人不许擅入。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铁公子道：“既有人看见，何不报知韦相公，叫他去寻？”老儿道：“报他有何用？就是我热心肠与韦相公说了，韦相公也没本事去问他一声，看他一眼。”铁公子道：“这养闲堂在何处，你可认得？”老儿道：“养闲堂在齐化门外，只有一二里路，想是人人认得的，只是谁敢进去？”说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饭，请铁公子进草屋去吃。铁公子吃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草草睡了一夜。

到次日起来，老儿、婆子又收拾早饭，请他吃了。铁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钱银子，谢别主人，然后牵马出门。临上马，老儿又叮嘱道：“相公，昨晚说的话，到京中切不可吹风，恐惹出祸来。”铁公子道：“关我甚事，我去露风？老丈只管放心。”说罢遂别，出大路而行。正是：

奸狡休夸用智深，谁知败露出无心。

劝君不必遮人目，上有苍苍自鉴临。

铁公子上马，望大路才走不到二三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在前面走一步顿一步足，大哭一声道：“苍天，苍天！何令我受害至此！”铁公子看明了，忙将缰绳一提，赶到前面，跳下马来，将他肩头一拍道：“韦兄，不必过伤。这事易处，都在我小弟身上，管取玉人归赵。”那少年猛然抬头，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却又不认得，心下惊疑，答道：“长兄自是贵人，小弟贫贱，素不识荆，今又正在患难之中，怎知贱姓，过蒙宽慰，自是长兄云天高谊。但小弟的冤苦，已随天神坑累，屈长兄纵有荆、豫侠肠，昆仑妙手，恐亦救援小弟不得。”铁公子笑道：“蜂蚕^①小难，若不能为兄排解，则是古有豪杰，今无英雄矣，岂不令郭解齿冷？”

那少年听了，愈加惊讶道：“长兄乃高贤大侠，小弟在困顿中，神情昏愤，一时失敬。且请问贵姓尊表，以志不朽。”铁公子道：“小弟的贱名，此时仁兄且不必问。倒是仁兄的尊讳，与今日将欲何往，倒要见教了，我自有说。”那少年道：“小弟韦佩，贱字柔敷。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欲要寻个自尽，又奈寡母在堂；欲待隐忍了，又忽当此圣明之朝，况在輶轳^②之下，岂容纨绔奸侯，强占人家受聘妻女，以败坏朝廷之纲常伦理，情实不甘。昨晚踌躇了一夜，因做了一张揭帖，今欲进京，拚这一条穷性命，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虽知贵贱相悬，贫富不致，然事到头来，也说不得了。”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张揭帖，递与铁公子道：“长兄请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说罢，又大声痛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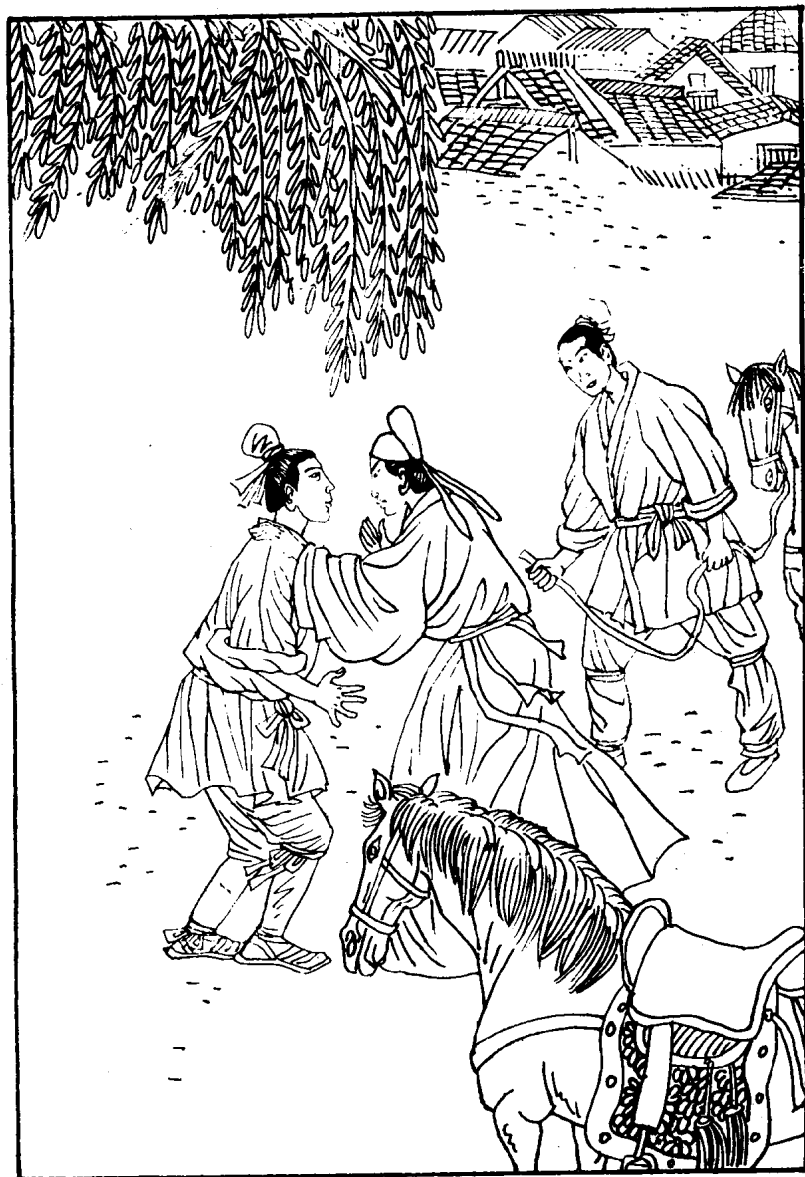
铁公子接了揭帖，细细一看，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叫做韩愿，抢他妻子的是大夫侯^③。因说道：“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然事关勋爵，必须进呈御鉴，方有用处。若只递在各衙门，他们官官相护，谁肯出头作恶？吾兄自递，未免空费一番气力，终归无用；若是付与小弟带去，或别有妙用，也未可知。”韦佩听了，连忙深深一揖道：“得长兄垂怜，不啻^④枯木逢春。但长兄任劳，小弟安坐，恐无此理。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以便使令。”铁公子道：“仁兄若同到城，未免招

① 蜂蚕(chài, 音柴<读声>)——蚕指蝎类毒虫，这里指不好的小事。

② 輶轳(niǎngū, 音捻古)——皇帝坐的车。

③ 夫(guài, 音怪)侯——这里指官名。

④ 不啻(chì, 音赤)——不但；不只；不仅。



摇耳目，使人防嫌。兄但请回，不出十日，当有佳音相报。”韦佩道：“长兄卵翼高情，真是天高地厚；但恐书生命薄，徒费盛意。”说到伤心处，又将堕下泪来。铁公子道：“仁兄青年男子，天下何事不可为，莫只管作些儿女态，令英雄短气！”韦佩听了，忙欢喜致谢道：“受教多矣！”铁公子说罢，将揭帖拢入袖中，把手一拱，竟上马带着小丹，匆匆去了。

韦佩立在道旁目送，心下又惊又疑，又喜又感，就像做了个春梦一般，不敢认真，又不敢猜假。恍恍惚惚，只立到望不见铁公子的马影，方才懒懒的走了回去。正是：

心到乱时无是处，情当苦际只思悲。

漫言哭泣为儿女，豪杰伤心也泪垂。

原来这韦村到京，只有四五十里。铁公子一路趲行，日才过午，就到了京城。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要他先动了疏奏明，然后奉旨拿人。不期到了私衙门前，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心下暗着惊道：“这是为何？”慌忙下马到堂上，也不见有吏人守候，愈加着忙。再走入内宅，见内宅门却是关的。忙叫几声，内里家人听见，认得声音，忙取钥匙开了门，迎着叫道：“大相公，不好了！老爷前日上本，伤触了朝廷，今已拿下狱去了，几乎急杀。大相公来得好，快到内房去商量。”铁公子听了，大惊道：“老爷上的是甚么本，就至于下狱？”一头问，一头走，也等不得家人回答，早已走到内房。母亲石夫人忽看见，忙扯着衫袖，大哭道：“我儿，你来得正好！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个忠臣，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早也上一本，晚也上一本，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不知是死是生？”铁公子自先已着急，又见母亲哭做一团，只得跪下，勉强安慰道：“母亲，不必着急。任是天大事情，也少不得有个商量。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甚么本，为甚言语触犯了朝廷？”

石夫人方扶起铁公子，叫他坐下，因细细说道：“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半路上忽撞见两个老夫妻，被人打得蓬头赤脚，衣裳粉碎，拦着马头叫屈。你父亲问他是甚人，有何屈事？他说是个生员，叫做韩愿。因他有个女儿，已经许嫁与人，尚未曾娶去。忽被大夫侯访知有几分颜色，劈头叫人来说，要讨他作妾。这生员道是已经受聘，抵死不从，又挺触了他几句。那大夫侯就动了恶心，使出官势，叫了许多鹰犬，不由分说，竟打入他家，将女儿抢去。这韩愿情急，追赶拦

截，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你父亲听了，一时怒起，立刻就上了一疏，参劾^①这大夫侯。你父亲若是细心，既要上本，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做个证据，叫他无辞便好。你父亲在恼怒中，竟不提防。及圣旨下来，着刑部审问。这贼侯奸恶异常，有财有势，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到刑部审问时，没了对头。大夫侯转办一本，说你父亲毁谤功臣，欺诳君上。刑部官又受他的嘱托，也上本参论。圣上恼了，竟将你父亲拿下狱来定罪。十三道同衙门官，欲代上疏辨救，苦无原告，没处下手，这事怎了？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

铁公子听完了，方定了心，喜说道：“母亲请宽怀，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不可知之事，便难分辩。韩愿这件事，不过是民间抢夺，贵豪窝藏，有司的小事，有甚难处？”石夫人道：“我儿莫要轻看，事虽小，但没处拿人，便犯了欺君之罪。”铁公子道：“若是父亲造捏假名，果属乌有，故入人罪，便是欺君。若韩愿系生员，并他妻女，明明有人。一时抢劫，万姓共见。台臣官居言路，目击入告，正其尽职，怎么叫做欺君？”石夫人道：“我儿说的都是太平话，难道你父亲不会说？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三个人，便塞住了嘴，做声不得。”铁公子道：“怎拿不着？就是盗贼奸细，改头换面，逃走天涯海角，也要拿来；况守韩愿三人，皆含屈负冤之人，啼啼哭哭，一步也远去不得的。不过窝藏犖犖之下，捉他何难？况此三人，孩儿已知踪迹，包管手到擒来。母亲但请放心。”石夫人道：“这话果是真的么？”铁公子道：“母亲面前，怎敢说谎？”

石夫人方欢喜说道：“若果有些消息，你吃了饭，可快到狱中通知父亲，免他愁烦。”一面就叫仆妇收拾午饭，与铁公子吃了；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狱中去。铁公子想一想道：“且慢！”又走到书房中，写了一道本；又叫母亲取出御史关防夹带了；又将韦佩的揭帖，也包在一处袖了，方带着家人，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正是：

任事不宜凭胆大，临机全靠有深心。

若将血气雄为勇，豪杰千秋成霸音。

铁公子到了狱中，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慌忙接见，就引入内重一个小轩子里来道：“尊公老爷在内，可入去相见；恐有密言，下官不敢奉陪。”铁公子谢了一声，就走入轩内。只见父亲没有拘系，端端正正襟危坐，便忙进前，拜了四拜，道：“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疏，负罪不浅！”

① 参劾(hé, 音合)——揭发罪状。